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征榷考　雜征下

雜課

世宗嘉靖九年議准各撫按官轉行司府州縣等官凡山澤之利除禁例并係民已業外其餘備查某處已經納稅某處空閑內某處堪聽民採取某處堪入官備賑務在官民兩便　二十五年議准　楚府先年占管民房曾經撫按委官勘斷給主者不許聽從下人撥置捏情爭占各民承管房基仍照例起科如金沙洲一帶每間每歲徵銀一錢在漢口者減半徵稅俱解本布政司以

備各　王府欠缺祿糧墳房料作之數　二十六年題
准陝西巡按御史將甘肅鎮守太監副總兵遺下磨課
課程地畝餘銀園圃課程銀稽查明白通融分發各衛
收掌公用置立循環簿倒換查考其原派店戶流民酒
屠油鋪等行銀兩俱停革　二十七年令各　王府奏
討山場税課等地弁　楚府魚課税課蘆洲店房俱還
官徵租備邊查數奏報
穆宗隆慶元年十月刑科孫枝言都城九門税課定有則
例邇年倍徵横索弊孔滋多請自今分屬五城御史各
委兵馬一員監收歲中會同部官覆奏其原設監生吏
典悉行裁革　上從之仍令申明原定則例榜示　二

年五月工部言杭荊二廠蘆溝橋等局漏稅甚多有欺
隱抵換包攬侵克等弊自今廠稅責成主事督同該府
佐貳官親自驗收互相稽察局稅責巡視御史及各主
事查盤估計如法　上是之　五年四月　詔免林衡
署果戶房號稅初永樂時有果戶三千餘後漸逃竄僅
存七百餘戶嘉靖間復徵其房號至是果戶扁稅等奏
愬貧難　上亦憫之故有是　命　又工部吳時來請
停差中官之權木眞定者以其事屬之府佐得　旨允
行　二年六月　詔停差眞定押木內臣歲令府佐領
之時太監李芳以異災頻仍奏先年差官侵漁宿弊及
諸府管解之苦請以明年爲始勿遣內臣抽印止委府

佐仍以抽過木植易銀濟邊工部是其議故有是　命
今上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管理通灣店稅太監張燁奏
千戶趙承勳等誣揑國事欲撓國課奏　旨逮捕與吳
寶等面質侵欺奸弊該季錢着張燁上緊催征不許延
誤　二十五年正月應天巡撫趙可懷奏六合商稅抵
補止三百兩而設一局其間能無强勒能無贏餘恐祇
爲局官吏書借竇且近聞此處商旅率多稱苦是不可
不爲之一問夫軍需不缺則不病國編派不加則不病
民抽取不及則不病商夫便商而又便國便民則革之
善者也有　旨該部知道　騰驤右衛百戶鄭惟明奏
差官往天津等處徵收商店稅租奏　旨店名廣安着

御馬監太監王朝同原奏官前去徵收店稅爲　勑與

他　二十五年管理天津店稅太監王朝奉差循例搏採輿情酌徵收完規額等事奏徵收各項雜貨稅銀乞

勑戶部行有司遵行從之

按雜稅進銀始此嗣後各直省內臣貢獻無定期不可勝書矣

二十五年七月直隸巡按馬從聘奏臣奉　命催儹糧運過德州見山東司道等官言近日泰山崩開一處相離一里有餘共相驚訝以爲非常之異及至天津見邸報始知　殿廷被災視昨歲　兩宮之災更加酷烈蓋不勝悲歎謂邇年時事多舛災報頻仍然未有昭明顯

赫如此之甚且并見于一時者也而開礦一事尚未允停及見錦衣衛指揮楊宗吾叅究原奏官許廷棟恐嚇官民財物假雕印信關防等事雖奉 旨允行撫按提問而開納如舊 皇上將謂懲此一人遂可盡絕騷擾之害舍享開採之利乎礦之蠹費殃民招獄啓亂前後諸臣言之已詳但無容贅獨許泰山者五岳之宗百靈之所會也一日崩後豈無自致蓋地脈宜于厚藏靈氣忌于宣洩年來開礦之使分道四出無論有礦無礦一槩開挖斬絶地理之綱維毀傷山川之靈氣泰山之崩兆實應此及今停止尚悔其遲若再因循更復何待昨輔臣所奏專責撫按官領 勑收採取盈令數尚爲委曲

遷就之說實未盡拔本塞源之論況原奏各官盡無籍
乞丐之徒資身無策借名獻礦因而窟穴其中藉威生
事騙詐擾民無所不至而仲春實爲之倡曾經河南撫
按連章參奏原疏見在可覆而核也至于貞定等處奏
官鄭一璘等初至地方尚騎馬張蓋旣而乘轎辟人即
投靠棍徒亦抗禮縣官嚇取財物況剝削細民其何以
堪紀綱凌壞已極人心痛怨入骨種種惡孽俱不在許
廷棟之下懇祈 皇上當此天怒已甚事勢已極屏絕
貨殖之私亟下更始之令將先後遣使悉行 召還仍
行各地方撫按查原奏官所犯罪狀據實 上聞分別
議處用彰 皇上改過不吝之誠以洩萬姓積憤不平

之氣實今日消弭之一大端也　山東開礦太監陳增
奏福山知縣韋國賢等阻撓礦務監禁奉差旗校　上
以差去旗校乃奉　旨體訪各處礦務革國賢逆旂不
遵　君旨阻撓抗違又擅拿　欽差人役礦稅　國法
好生可惡着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并楊高作高應第
都扭解來聞萬象春黨庇逆官欺蔽不敬且着罰俸一
年　二十六年四月管理通灣店稅太監張煒奏勢豪
憑藉欺隱　國課得　旨奸商劉一朋着錦衣衛便差
的當官校扭解來京究問　天津督徵店租太監王朝
奏南兵鼓噪成風強毆領　勑內臣得　旨狂役生事
的也着王朝分別處治務要各令心服畏法安戢

月太監王朝進租銀二千兩奏　旨此租稅并通灣店
課及各處開採礦務俱係武職官土人奏請助工濟邊
之資該地方有司官員全無爲　國恤民之意視爲胡
越不肯着實遵行這所奏稅租錢粮爲重且該地方官
亦有同事之責以後府衛首領州縣佐貳以下部兵千
把總等官悉聽爾職委防守如有疎虞不宥　七月神
武左衛千戶宋仁奏請湖口縣設稅　九月天津巡撫
汪應蛟奏徵租店使病故查報見在錢粮并乞俯　賜
停差以蘇民困奏　旨店稅徵租原爲彼處官民所奏
遵行已久何乃遽欲停差汪應蛟既膺海防重任親見
軍旅煩費不能畫一奇策足兵足食節財省費而乃循

羣小喜事之輩要名妄瀆姑且不究　十二月太常少卿傅好禮奏假官抽稅奏　旨這所奏畿內無名兇棍輙敢稱竪黃旗假官抽稅虐害小民好生可惡便着廠衛差的當官校拏扭來說初九日復奏奏　旨　畿輔小民窮苦朕豈不知體念但政務煩冗事幾叢集少候自有裁度傅好禮這廝既有前本如何不遵候　朝廷處分輙敢逞臆瀆擾顯然要挾　君父好生無上本該拿究姑且降三級調用不許朦朧推陞今後再有這等的原奏之事停寢本人更治不饒　大理卿吳定奏請宥宣臣以宣德意　上以其居位寵護傅好禮降雜職定降三級俱調邊方用不許朦朧推陞　太監馬堂奏

土虎張子和等阻撓打搶　上令錦衣衛逮問　二十
七年二月留守後衛千戶張宗仁奏敬陳末議請復舊
課等事奏徵杭嘉寧紹湖貨稅奉　旨這所奏浙江舊
有市舶稅課見今尚復徵收就着奏內崇文門奉御劉
成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彼處撫按等官照例徵收
解進以濟國用不許擾害地方寫　勑與他　三月天
津徵稅太監馬堂奏亟議加增界內鋪店牙課等事奏
每年再加銀二十萬兩奉　旨是天津臨清徵稅銀兩
每年如数解進不許疎漏隱匿　錦衣衛百戶柳勝秋
奏懇　恩查閱原奏并乞　聖旨以便遵守事奉　旨
這所奏密雲縣地方貨物稅課都遵照　勑諭開載徵

收不許重疊困累商民還著內官王忠張燁會同該撫
按官設定具奏該部院知道　管理通濟太監張燁奏
年例收竣恭進租銀三千三百一十餘兩奉　旨銀兩
著進收通濟租課地方著會同天津馬堂分定經界以
蘇商困今後不許越境互相重復徵收戶部知道　四
月儀真太監暨祿奏商民抗　旨阻撓參守禦楊應光
坐視不救又巡視南京西城馬關元擅右百戶前來本
京上新河本鋪地方豎立旗杆收攔江稅鈔出示每貨
一兩納稅三分並搭包皮箱一應物件俱要盤驗明白
方准放行比有沿江灣泊船隻約千餘人不服將百戶
隨從人毆打又大學士沈一貫揭爲京口儀真差官抽

秘乞　賜停免奉　旨　朕覽卿奏情詞迫切具見忠愛至意連年以來西征東討兼發賑濟以致帑藏匱乏目今　兩宮雖巳就緒　三殿將次興工且有應行典禮若非設處財用安忍加派小民所奏兩處地方不遠京口閘已免差遣儀真縣處照前　旨行　錦衣衛百戶陳道元奏蘇松常鎮四府抽取商稅每年可進五六萬兩　千戶游俠奏奸險府官吳寶秀等朋謀抗　旨上欲重擬大學士沈一貫揭請得准送法司擬罪具奏　天津徵稅太監馬堂叅守備王煬奉　旨王煬蓄謀調度大肆猖狂已有　旨了首惡王朝佐等着該撫按等官遵　旨上緊嚴拿具奏不許狥私延緩馬堂着

策勵供職還要禁止額外需索不許濫用匪人　又
諭莘御陳奉曰湖廣江西地方隔省不同濫差曠遠征
收殊失　朝廷裕國通商之意各處稅課着照撫按所
管行若有聽信撥置妄行奏擾一併治罪不饒　五月
錦衣衛千戶韋夢麒奏湖廣荆州地方原有辛劾忠店
房曾經　遼藩竊據抽稅復有張居正私意革免前稅
今被土豪奸棍侵費　上命原奏官民前去彼處守備
内官會同撫按作速查明具奏不許狥私隱蔽　浙江
巡撫劉元霖奏愚民聚譁懇乞矜宥并　勅榷使嚴禁
約杜奸萌以安東南重地奉　旨朝廷差官稅課原爲
裕　國通商征收經紀之美餘何乃各該有司官不能

仰體奉行以致人心驚擾這奏內倡亂首惡便着嚴行
拿究題請正法其餘脅從悉皆赦宥還明白曉諭撫按
地方今後務體　朝廷德意公同調停如　勑奉行不
得仍前坐視成敗一體治罪不饒　鷹揚衛正千戶王
宮往奏河南彰德府鄧州等處土產貨物及各馬稅課
有裨國用　上命開礦太監魯坤管徵不妨礦務督率
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稅及馬匹
解進不許擾害地方　遼東徵稅太監高淮奏奸商結
黨阻撓奉　旨這所奏開原廣寧山海關羅城地方客
商聚衆鼓噪千總陳事忠及指揮齊汝功等不行救護
好生可惡陳事忠等并行兇首惡趙良輔等都着撫按

官嚴行提拿分別奏請正法不許怠玩徇私容縱其餘
脅從俱赦宥　又奏山海關內舊有鎮守府一所見今
空閒改爲福德店進置店銀五百兩　山東徵稅千戶
喬嵩奏德州濟寧徐州南界等處稅課每年可加銀四
萬兩與原額共銀十萬有裨國事　上命內官陳增遵
照　勑諭會同撫按等官照例收徵銀兩一併解進馬
堂着遵　勑旨督管徵收臨清天津等處錢粮　朝廷
開礦徵稅原爲裕　國通商愛民德意何乃原奏官民
不知仰體又不由　欽差內官督率奏請輙懷私弊往
往攙爭朦朧賣擾殊失體統今後各處敢有違法的着
彼處內官嚴拿叅究治罪　太監李鳳奏廣東廣州府

及太平橋海嶺等處稅課　上命會同撫按官遵照
欽旨照例徵收銀兩觧進以濟　國用爾須潔己奉公
不許重徵疊收困累商民　燕山衛百戶韓永受請復
廣西地方水陸通衢并土產貨物稅課及開採礦務有
裨國用　上命御馬監右監丞沈永受督率原奏官民
前去彼處會同撫按官照例徵收開採銀兩觧進不許
擾害地方　薊遼總督邢玠奏內官高淮奏討原稱空
閒衙門准改爲福德店今查係薊遼兩鎮總督軍門駐
扎適中調度處關係邊防豈有改移之理奉　旨旣有
空閒察院公署一座准奏卽便查與高淮着爲前店
應天衛百戶范蒼奏貴州稅課并土產名馬有裨國用

上命內官監左監丞張慶督率原奏官民照例徵收內閣揭帖諫止 上諭覽卿奏忠 君愛 國遠慮深謀嘉尚不已且貴州稅課差官非專為貨財欲訪彼中軍民利病起釁之由耳既卿這等說朕亦思念正在用兵征討之時 勑諭留中未發已停寢矣況大臣義同休戚尤當仰體調停鎮靜何乃各衙門今又紛紛贊援其如 國體何前遣內官張慶已不着去了特 諭卿知 太監高寀進福建稅銀奏 旨這所奏歲徵稅銀五萬兩爾既會同撫按等議處完足照 勑旨按季解進這所議本省兵餉留用三項銀兩內撙節各項銀五千八百八十一兩并裁減各項銀六千九百二十四兩

俱准留充邊餉之用其中折價銀二萬二千四十二兩有零稍俟兵餉充足還着照舊應用　騰驤衛百戶仇世亨奏湖廣通省各府州縣積貯各項存留羨餘等銀約有億萬餘兩及興國州民人徐鸞等朋掘古墓黃金巨萬　上命內官陳奉不妨原務帶管督率原奏官仇世亨原任守備官戴燁土民漆有光會同撫按官員查明銀兩一半留與本省兵餉賑濟支用其一半及金兩等件一併解進應用　濟陽衛千戶何其賢奏查無礙銀兩奉　旨近來御史蕭重望題請清查天下郡邑歲額餘銀解部益餉已奉　明旨下部至今未見題覆好生徇私玩視奏內各省歲額餘銀及積無礙銀兩便着

各處差去督理稅務內官孫隆等會同各該地方撫按官從公嚴加查勘具奏若有隱匿抗違支吾玩視指名參來重罪不宥 十一月 諭戶部南京係 聖祖舊都成法設定在外縣則有額設門攤稅課征解府部交納在京城則有供辦 陵殿薦新等項之費豈堪復行編審鋪行及門面房號徵銀 朕已洞知乃有內外官員查議奏請之 旨今既經內外守備監府部院及科道等衙門會議查明准免編派徵收內廠課銀兩照舊備于工曹專管清查供辦袍服器皿等項支費其沿江上下新漲洲田照承天徵收子粒事例就着守備太監孫隆劉朝用督管擇委南監廉慎內官一員前去會同

撫按等官公同南部蘆政司官督令各該府州縣官備
查遺漏隱占數目冊報仍親行徧歷丈勘明白照例起
課銀兩每年解進應用不許擾害地方如有官吏及勢
豪人等抗違欺隱情弊據實指名參來治罪不饒　十
二月大同巡撫房守士酌議歸併稅銀奉　旨大同乃
九邊第一重鎮外隣強虜內護　陵京地方至寒至苦
朕豈不知這本內說山西太原等四府及鴈門等三關
稅課已盈五萬額數屬于內臣孫朝其大同一府稅課
四千八百兩及查理牧馬草塲及無碍官銀俱屬于張
爗都着各遵　敕旨管理解進如有彼此偏聽爭兢奏
擾的一體治罪不饒　時大寧前衛千戶劉三槐奏恭

獻巳山瑞礦等事奉　旨該所奏獻礦山忠義可嘉准差內承運庫僉書右少監王相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照例開採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敕與他　府軍右衛前所正千戶陳保奏自去歲見
聖旨差內臣李敬前去廣東雷廉瓊三府所屬合浦等處採取然其間未盡事宜不敢隱默看得廣東一省十府之地産珍奇之物則有珍珠瑪瑙珊瑚琥珀玳瑁雄黃象牙倭段翠毛氷片硃砂等物雜貨之類則有沉香降速苔草蘇木胡椒白糖龍枝及諸品藥材等物古稱豐稔之鄉萬物叢集之處若令各商各行牙稅銀兩每年不下三萬餘金皆被本土勢豪霸侵肥巳此臣之汲

汲于心者一也臣查得　世祖初年廣東原設有總鎮
兩廣地方　御馬監太監潘忠市舶司太監熊宣看珠
池廉州府楊梅青鶯平江三池太監牛榮臣見近奉
欽依內臣李敬雖在彼處率衆採珠三府所屬動經千
里之外使李敬一人兩日不能遍觀隻身不能兼歷第
恐尊下作弊以致精細者不能以進供　上用此臣之
汲汲于心者二也臣訪得在內忠正之臣惟內官監太
監李鳳歷事　三朝忠誠樸𠏉年逾五十動止周詳伏
望我　皇上俯察臣言遵照　祖制舊例　勑命內官
監太監李鳳充任總鎮兩廣兼管廣東等處抽稅并珠
池等地方訪察軍民利病得失不時密封奏　聞如有

土產及方物珍重器寶不時差人進　獻及將先年彼
處原設市舶司內臣衙門伏乞　欽賜店名不妨總鎮
事務協同臣等前去徵收稅租銀四萬兩每年兩季解
進　御前交收庶民無侵擾之私則大工得以克濟矣
上即俞允　燕山右衛千戶胡忠奏請復舊稅急救
時艱以濟大工以裕邊儲奉　旨這所奏福建八府一
州舊有市舶稅務以濟　國用准差　御馬監左監丞
高寀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
稅解進不許擾害地方窩　勑與他　忠義右衛千戶
張國臣奏因時效忠恭獻奇寶照例採取以裕　國用
奉　旨這所奏雲南地方所產金銀礦洞極廣且有寶

并奇品等物有裨　國用准差尚膳監太監楊榮督率
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解進不
許擾害地方寫　勑與他　燕山前衛指揮馮剛奏謹
獻奇異銀礦以助大工以補　國用奉　旨這所奏福
建地方見有先年礦洞設兵防守開採便益就着市舶
徵稅內官高寀帶領洞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
撫按等官照例開採解進　太監李鳳奏土豪李芸私
抽耕牛稅銀又同王謀鄉宦原任通判吳應鴻舉人勞
養魁鍾聲潮梁斗輝等結黨千餘樹旗作亂驅毆衙門
平毀公廨刼搶錢粮　上命錦衣衛差的當官校將李
芸等拿解來京究問有名的仍行　欽差內官李鳳會

同撫按官嚴拿正法其餘脅從姑免追治以安地方
雲南道御史葉永盛奏言邇者礦店煩興榷議繼起中
使狠戾棍黨橫行西北江浙之間不勝其擾惟是 留
都根本之區稍稍安枕臣竊以為一方私慶不意無賴
武弁鄭一麒馬承恩輩復有京口儀真獻店設榷之請
嗣京口無遺而儀真等處之稅如故已經科臣連疏抗
論未蒙 俞允臣方欲具疏復論忽接邸報見供用庫
左副使暨祿條議復舊稅內開沿江各府州縣內外河
道有裝販私鹽貨料等項並容其統屬覺察夫自古設
榷止于江湖要津並未遠及各府州縣亦止商賈裝載
並無土商土著名色原奏官馬承恩借一儀真而牽連

沿江上下借一商稅而巧立土商土著名色其設法造
謀蔓延四及已罪不容誅乃暨祿又從而推廣之承恩
曰沿江上下而祿又益之曰各府州縣承恩曰要津通
衢而祿又益之曰內外河道夫江南諸府州縣雖深山
窮谷何處無河何處無水道雖窮鄉僻塢亦何處無土
著何處無交易今不論內外盡歸統屬則舉留都之府
縣舉各府縣之河埠細及米鹽雞豕粗及柴炭蔬菓之
類一買一賣無物不稅無處不稅無人不稅將縣無寧
村村無寧家內外騷動貧富並擾流毒播虐寧有紀極
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暴也暨祿又曰名不正則事不
當欲將韓文盛等給與官帶委官名色庶免勢豪復捏

假官之玷項者　畿輔之間假官私委巳不勝擾然曰
假官人猶得持其短長彼猶隱然惴懼惟恐一朝敗露
譬之魑魅魍魎晝伏夜出肆害尚小今旣　欽給冠帶
彼將顯然以　命官自居恣睢縱肆何所不至卽使噬
人白晝掠貨通衢如狼如虎如盜如虜誰阻之者且中
官藉此輩爲爪牙此輩又藉各土棍爲羽翼凡十室之
村三家之市有土著卽有土棍有土棍卽有藉土商名
色以吞噬鄉曲者是梟獍連袂而戎莽接踵也民尚得
安枕而臥哉　聖旨謂不忍加派小民臣謂加派雖云
害民然派有定額徵有定制不如制者上司猶得以三
尺繩其後此則橫心所逞更無限制橫口所噬更無忌

憚告之府縣府縣不敢理告之撫按撫按不能問告之
陛下　陛下又以為阻撓而反罪之民怨結胷哭泣
徧野如是而人心不離天下不亂者自古及今未之常
聞此其事非加泒而害更甚于加泒　皇上不忍之彼
而獨忍之此是知梃之殺、、而不知刃之殺人也在
皇上之意以為徵商稅乃所以蘇小民不知奏內土著
土商正所謂小民小民與商其實無兩諱言于民篤言
于土商此羣小之巧計柰之何其不察臣聞　天子以
四海為家所不足者非財此数者歛之百姓不啻朘骨
髓聚之內府不足當毫毛為毫毛無益之積致百姓流
離困苦之憂非　聖明所宜忍而况上取一下取二官

取一羣奸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名則　朝廷常家其垢實則羣小享其益　陛下何苦身斂怨而予奸黨以切奪之藉爲也伏念　皇上燭羣小之奸謀軫無窮之蔓禍輕目前之小利思將來之隱憂收回　成命亟停鏟祿之遣仍將首事鄭一麒馬承恩韓文盛林廷桂等付之法曹斬首藁街以爲將來戒　君瀆奏之戒

工科左給事中張問達疏釐正三事　一曰别忠佞之言以絕禍源國家所資于言者爲其陳利病而議興革也顧忠言每拂于搢紳重義之輩佞言則發于武弁無賴嗜利之徒　皇上試檢年來奏章言礦稅者誰而止礦稅者誰乎始奏開河南礦洞者千户仲春也而指揮

千戶王允馮綱等卽相繼以各省之礦務奏而礦爲害始奏增通灣店者千戶趙承勛也而指揮千百戶馬尚仁鄭惟明等卽相繼以各省直之稅務奏而稅爲害始山澤已竭關市已空而指揮千百戶郝承爵劉鑑等猶以各省直未盡之礦稅奏于是開採榷稅之害如焚而沸愈虐矣營身家之槖橐重省直之困傷果于 大工何與而公帑何裨乎媢 上罔 上誘 君欺 君武弁之心何其私而其言抑何佞也至于輔臣之疏部院之疏與夫臺省之疏侃侃然剖析礦稅二大害吐精白瀝肝胆何其忠也佞言易入而害實易明忠言難售而益終難却臣故曰別忠佞之言所以絕禍源也 一曰

嚴貪酷之罪以懲巨惡我　朝令甲官員貪酷者俱爲民重則逮治擬配擬戍又重者置之大辟不少貸法何嚴也乃今礦稅內監左右之奸如中書程守訓原奏官陳保韋夢麒及張羽科楊汝信林攀劉之良等嚇詐多贓以數十萬計而溪壑之慾難盈打造金銀器皿以數千計而雕鏤之玩日進郡邑百姓　皇上之赤子也毆傷至五十餘命縣驛史丞　皇上之職官也棰楚至一時就斃射人手膀汨人師徒撤人廬舍掘人墳塋貪酷至此極耶未極耶奸惡劉有源挾仇嚇騙咬斃儒紳業已奉　旨逮問如律正法矣守訓等罪狀較有源不啻十倍叅劾者不止一官一疏及從而行之寬之法若此

正耶未正耶 皇上毋令騷擾地方不忍加泒苦累商民之 旨一切違背而雄行橫歛以致在在驚惶人人危殆激變以貽 君父之憂及今不正其刑而守訓等之剝削攘奪將日益甚故曰嚴貪酷之罪所以懲巨惡也 一曰明叅劾之權以正 國體夫 皇上所恃以約束臣民肅清中外者在紀綱故在內設都察院十三道與六科臺省之臣以主糾彈司封駁此 國體也自臺省而外別衙門即以公事論列猶爲越職況于中使宵人乎今礦稅內監叅論郡守有湖廣內監陳奉叅論府佐之疏有雲南內監楊榮叅郡守之疏廣東內監李鳳叅鄉官舉人之疏貪心一拂飛語輒興浸浸而論及

按臣矣又浸浸而論及撫臣矣今山西内相孫朝又論
清介第一巡撫之魏允貞矣嗟嗟守若令奉　上命以
愛養斯民也爲何等官巡按奉　上命總全省除暴虐
以安百姓也又何等官而陳增孫朝等敢于哆口論列
將曰各省直之官員無大小盡由我參劾各省直之利
權無遠近盡由我播弄自此而變亂鼓煽自此而威劫
淫刑則復何顧忌而亦復何事不爲利器假之匪人太
阿因而倒置一假百縱長此安窮紀綱陵夷殆盡如是
而猶可以言　國體乎猶可不亟正乎臣以爲有司中
不恤民隱失職者糾在撫按按臣中不爲地方失職者
糾在臣等若陳增等之捏奏有司是公肆誅求也孫朝

等之揑奏撫按是明擅威福以報夙恨也肆誅求非法擅威福以報夙恨尤非法　皇上宜赫然下　嚴旨切責之嗣有怙惡不悛挾私妄奏如陳增孫朝等必罪仍著爲令則威福操之　皇上而羣小自凜然畏三尺矣臣故曰明祭劾之權所以正　國體也此三事者關係國家生民最重臣不敢以一身一官之故上負　皇上下負民生故敢效其諤諤之忠伏乞　勑下部院議覆施行　二十八年正月錦衣衛百戶夏榮奏魚課久虧餘鹽可惜奉　旨這奏直隸寳坻縣地方先年設立魚廠原係內官管理歲進銀兩以供祭祀享用着開礦內官王虎兼管督理其彼處鹽場念係　畿輔地方豈

可擾害困累　羽林前衛千戶王承德奏遺稅奉　旨這奏南直內遺廬州四府州縣稅銀每年可得銀四萬兩准着儀真督稅內官暨祿帶管督率原奏官王承德爲首士民謝溥前去會同撫按等官徵收銀兩一併解進何用多人紛議以滋煩擾　杭州士民童學羅天德等奏稱先年行查天下僧道廢絕山田地產可變價助工見有浙江杭州府洞霄宮存產萬金俱被勢豪盡占舉一可知有　旨令撫按官查奏　錦衣衛百戶王體仁乞併船稅奉　旨湖廣如奏浙江諸處俱以重復報罷　南京守備邢隆奏管洲田　上可其奏　山西撫臣魏允貞奏增稅額奉　旨這本說山西五府地方原

券稅額銀五萬兩大同屬于張燁已徵稅銀四千八百兩今奏請行令太原等四府于四萬之外再加稅五千二百兩屬于孫朝共足原奏五府五萬額数既會議奏來特准如数徵收銀兩觧進以濟國用以昭 朝廷愛情邊疆商民德意 陳增奏南直隸雲臺山三官廟每歲香稅一千餘兩願比泰山事例委官查收以助國用 上即命陳增收解 賜廟額爲護國三官廟 浙江稅務監丞劉成奏清查各省歲額餘銀及餘課無碍銀兩 上以南北二直隸係畿輔地方各有所司不必會查已有 旨了奏內蘇松常鎮原係南直隸所屬着孫隆免行會查其浙省便行 欽差內官劉忠遵照前

旨上緊會查具奏　丘乘雲進四川稅課銀七千七百餘兩奏　旨昨把總韓應龍所奏四川成都等府出產茶鹽稅課并重慶馬湖等府沿山千里盡產名木其大者進上小者變價歲利約可十萬餘兩如何朦朧重覆具奏顯是欲得委用圖利肥已擾害地方其茶鹽稅課照前　旨徵收解進該省所產名木就着內官丘乘雲會同撫按等官查勘具奏照例採取以濟大工奏內淸查本省積餘無礙銀兩進　旨上緊會查解進應用韓應龍姑不究　孫隆奏王鎮等懷奸攙越縱役橫征上曰前有旨直隸沿江一帶往來船隻過稅准着儀眞督稅內官暨祿會同徵收不許侵越鈔關并各處疆界

重徵疊收今如何聽吉原奏官百戶王鎮土民錢文明
等撥置又于無錫孟河京口等處統率羣奸隨從數百
餘衆徧插黃旗指稱　欽差員役攔截商船一槩重徵
以致商船遠遁虧損稅課好生違背欺玩暨祿姑免究
着策勵供職王鎮及錢文明還着暨祿會撫按官嚴提
問擬不許連累無辜以安地方　吏部諸衙門尚書等
官李戴等奏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于上又聞狄道山
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山大小五座太白太陰同時晝
見相犯已爲極異乃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
以來惟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矣夫天命主于民心民
安則天示禎祥民不安則天垂譴告欲承天意當順人

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實之戶比二十年以前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兵自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礦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 畿輔近地夥盜公行至殺職官家屬二十餘人而地方官不敢以盜聞臣等以為此非細故也 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派德意甚盛臣等豈不仰體但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隨奸徒動以千百 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害民 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 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 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蓋近日有神奸二種其一專務

窺探　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之手以上之其一事務剥害小民盡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行之運謀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但奪其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日之喉至于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　國稅誣以盜賣礦砂誣以私販官鹽誣以偷藏禁木粧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需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可容有天難訴利歸羣小怨歸　朝廷假令民間不窮而怨民力猶堪而怨或爲民心猶固今以剥骨之窮抱傷心之怨一呼易動一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心洶洶不定一有風塵之儆誰爲可保者矣嗚呼賊誅關白死此皆用人丁以爲兵用

民財以爲餉若一處小民倡亂各處小民應之何取兵乎何取餉乎　皇上神聖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危亂之由惟有四字曰人人嗟怨而已臣不敢言其遠
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內外里巷歌謡令一一具實陳奏則民之怨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咎徵欲　皇上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各省之章未蒙批發而奸民挍括之奏又見允行即如何其賢遍解天下無碍官銀一節各處錢粮皆有定額所謂無碍云者不過支剩羨餘近日征調太頻徵求太急正項錢粮尚多拖欠羨餘支剩何處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爲無碍亦將指無銀爲有銀必將正項

公銀半充進獻公用無措又派民間庫藏既空閭閻亦敝有司一有爭執輙爲阻撓身且不保何有于官官且不安何有于民又如仇世亨奏徐鼎掘墳一節事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有黃金巨萬之理即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勘核虛實分別首從先正其掘墓之罪而后以墓中之物入官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　嚴旨夕傳即有深寃誰敢辯理不但彼此諸族又將攀害多人但有連株立見夷滅　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至賤之流操此生殺極重之柄此風一倡誰不效尤臣等方欲陳奏而高時夏戴君恩之奏又得　旨五

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銀兩已二百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寧有已時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日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更患其日增不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肯止伏望 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下民可憐亟與 廷臣共圖修省杜中臣攘奪之路絕羣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衆結怨清朝無令千秋青史之編貽累 聖德臣等有心恤緯無力回天所望者 九廟之神靈所恃者 九重之英斷耳不勝懇切仰祈之至 二十九年四月南京四川等道御史陳煃疏近閱邸報覩 嚴旨處分楚等道府諸臣降者降遠者遠一切爲陳奉所橫詆而羅織者無

不落陷穽罹毒鋒矣迄今忽聞楚中稅監三月初六日
殺死縣民李廷玉尹子芳郭維翰徐牛兒四人有被拿
入稅府存亡未審者有王長兒謝鳳二名俱被傷重垂
死者嗟嗟清平世界有此景象傳流都下人心洶洶尚
容緘默不爲 陛下一陳之乎夫 陛下初念大工煩
費帑藏空虛特差権稅諸務聊佐一時國用之急顧諸
璫肆出未免與小民較錙銖之利已非人情之所樂輸
所以慰諭安輯之者獨有惓惓不許擾民之 旨在也
自陳奉銜 命入楚苞苴納級流棍掘人墳毀人房淫
人婦女掠人財物刈人若草菅操聚歛掊尅之術而侵
撫按糾劾之權日弄機鋒節肆簧鼓恨州縣則害州縣

憎府佐則害府佐惡青衿則禍青衿今日譖守道明日傾監司暴戾恣睢日甚一日彼其心蓋視生殺予奪若掌中物而逮繫斥逐之令且朝奏而夕下 陛下果以奉之採榷爲無騷擾之甚而姑縱之以重其事權乎傳云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今者人與奉爲仇家與奉爲敵不可謂有人矣羣情鼎沸大勢土崩殆哉岌岌而尤異其能爲 陛下斂財臣等所未解也夫楚人深于怨從古記之慓勇輕悍又其俗然也獨柰何令惡璫如奉者以楚人戕楚人而激變之故一鼓噪于荆州再鼓噪于承天今又發見于江夏矣猶幸不大致決裂者以二三憂 國奉公之臣素爲調護也頃見逮繫相仍摧

殘已極靡不垂首喪氣人人解體卽忠良莫知措手爲社稷計將來誰復爲　陛下腹心者孟氏不云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如　陛下責臣工以腹心之報謂手足相視不當如今日犬馬之土芥之也一旦緩急孰與排難　陛下卽不爲諸臣計獨不自爲社稷計乎臣聞孝之處楚僭稱楚王輒呼千歲毋出入陳兵自衛結納亡命數千人仍欲請十二中使碁布要地以惟所欲爲故先威惕道府州縣弁鉗制撫按俾一切莫敢誰何識者已虞其有逆瑾之禍卽不然詹焰已熾怨讟日盈三湘七澤之間攘臂一呼聲應四起無論秦之終爲楚禍究其勢必至于不可收拾武昌去建

業盈盈一水順流而下信宿可至舊京重地能保安堵無恙乎又臣等所大懼也矧荆楚乃　聖祖發祥之地何容惡璫釀爲禍本切念　皇祖鑒察必然震怒揆之聖衷亦自有大不忍焉者　陛下朗然洞察穆然深思亟將陳奉逮去法司明正其罪上以慰　聖祖在天之靈下以洩全楚士民之憤其先後被逮拘囚各官悉從矜宥仍　勑楚中撫按而下大小臣工爲　國爲民不隨不激各畢其應盡之職分而弭其未定之人心庶幾一方安而天下安　宗社靈長之慶端有攸賴　五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純疏臣等目覩今天下第一殃民起叛貽　君父不美之名者無如礦稅諸使今天下

第一安民弭叛昭　君父至美之名者無如罷礦稅諸使盖諸使之害一而參隨之害百參隨之害百而參隨所引用土棍之害不啻千萬參隨以諸使為城社土棍又以參隨為城社城社徧天下而狐鼠亦徧天下狐鼠徧天下而天下可保無事乎當楚變未成之先人已慮有今日而不敢盡言使閭閻冤苦決裂以至此極致撫臣身不能自保中使所仇者撫臣楚民所怨者亦撫臣

皇上所掃咎者亦撫臣然則撫臣將安策耶向使陳奉早聽撫臣與馮應京等言預為收斂禍豈至此而不幸使撫臣馮應京等言驗而無益也雖然猶可為也方今各省礦稅縱使殃民不獨一陳奉天下欲甘心礦稅

之使者不獨一楚人楚未旱荒猶不堪此欲剚刃于陳奏今自黃河以北東極遼左西盡宣大方數千里麥苗已枯秋禾無望民之食樹皮者已無皮可食賣子女者已無人能買甚至有人相食之慘尚可謂楚雖變無傷天下雖有類楚者無能爲民雖飢餓不足䘏耶故臣等切願 皇上遣官校速逮陳奉免爲亂民虀粉以全國體然明威出自 皇上而太阿不致倒持且今何時也經年不雨 聖心已儆惕矣儆惕之言恐但淤于一旦儆惕之實恐旋淤于空文故臣等切願 皇上應天以實撫衆以仁盡撤各省礦稅諸使乘釋馮應京蔡如川吳應鴻譚錫何棟如甘學書王正志杜承芳等與海內

更始普天率土又誰不頌我　聖天子英斷向者　明
旨所謂權宜之計今果旋行而旋輟之也又誰不服我
聖天子之大信蓋一舉而中興之業成一日而太平
之治就不然人人切齒于諸使則人人思亂在在不堪
其困擾則在在效尤誠恐盡如楚而日且加甚以其加
于提校者加于諸使縱惡長奸辱國損威且滋甚而乘
時鼓衆斬木揭竿之風有不忍言而不易戡定毋謂臣
等今日坐視不言也然其機惟在乎　皇上一轉移之
而已　皇上慨然下盈尺之詔俯俞臣等所請則既渙
之人心復萃將離之天意可回眼前之亂孽卽消萬禩
之鴻圖永固矣　江西巡按方大美一本鎮民鼓譟有

因捕官救援無及據實直陳懇乞　聖鑒以周遠慮以
安重地事江西礦地旋封于此旋開于彼人心不無恫
疑臣不得已再四調停即有一二山場久採無益臣伏
覆行各道禁諭居民幸不至于大譁臣一念愚忠以爲
上可供　內府之用下可全西江之命顧與中使淌相
矢心奉公而無樂乎其生擾也不意七月二十五日監
舍王四豎立棋杆于景德鎮藻麗炫觀諠傳爭看乃王
四先令巡檢方河枷一人後令百戶劉兆宗責一人隨
欲蔓擒平民再枷再責致激衆怒而碎杆毀屋臣于本
月二十五日巡歷瑞州得知即星馳至省與撫臣會牌
行查業已具疏上聞矣忽于十二月十七日接得邸報

該江西礦稅燒造少監潘相題爲屬官藐法欺 君率衆燒毀 皇廠并毀 御器懇乞 聖明大奮 乾斷以壯 國威以正法紀事奉 旨這奏內土豪楊信三搆黨萬餘燒燬新建廠房并毀瓷器等項代署縣印通判陳奇可既係委官不行救捕好生欺玩陳奇可及楊信三都着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拏解來京究問其被毀廠房准動支布政司錢粮委官量行修葺臣一見之不勝駭異夫王四假中使之威方河劉光宸又假王四之威一舍兩官鴟張虎踞叱咤若狂當五月 欽恤之時 恩例免枷之日百姓何能堪此羣千百人起而鬨之思以逞于一擊因其脫逃無可甘心遂燒毀其屋而

燎及廠房門廊此誰召之而誰集之哉緣其鬨所鬨而來觀者本爲逐聲見所見而狂肆者遂至吠影倉皇擾攘之中無所施其舉手投足之力即王四劉光宸且至黑夜奔竄巡檢方河惟有踰牆避匿耳通判陳奇可職司府捕兼管窯廠使其袖手不救已爲喪心倘至王謀放火罪何可宥然而奇可未始不纓冠以救也救且至于被毆鬬中飛石而幾被重傷也祗以迂執之性自負氣高出入之間動至跡忤中使以爲屬官而以文法繩之奇可以爲府官而以禮貌抗之先是沈榜搖尾入幕比日奇可强項分庭臣知中使久不能堪不虞今日之事遂藉此以中傷矣若謂變起于奇可謀倡于奇可該

鎮耳目昭昭具在即中使此心且有不能昧者臣按一方屬官果有不法而臣爲之救解臣不敢也起釁原有別因而臣不爲之明言臣亦不敢也謹據實咨詠直陳顛末至其法之當加與夫情之可原　皇上自有　聖斷臣何敢必焉臣所慮者江西土瘠薄而風纖嗇民輕去其鄉動相關格十三郡惟饒爲甚饒惟景鎮爲甚商工輻輳亡命作奸有利則挾儔以爭有害則奮臂以起撿之則鳥獸逃而不可窮治激之則蜂蟻聚而立致戈矛民情之可慮也如此瓷器燒造原無額派錢粮率由布政司設處幷借工部事例四司料銀湊支乃今價值日增每次估計数漸至于盈倍蒐求既窮每次給發勢

甚艱于躊躇欲執前以規後恐苦窳或藉以爲詞欲那彼以就此此則空虛終無以爲應給藏之可慮也如此江省水陸至京必泛彭蠡涉長江漭湃千里出入波濤非浙省僅渡京口徑達閘河者比粮艘聯幇而進尚有漂流覂船破浪而前寧無驚損待其驚損而責之補償既不能如粮船之攤賠賠補不前而責之重造又不免工本之再費船運之可慮也如此夫慓悍之民風既難就約束之內有限之錢粮不能當無已之求而造船之議一行督責之威更熾中使未必甘爲荼毒而擾置則在叅隨叅隨既已橫肆恣睢而播弄又在羣棍有司惴慄不敢問譬潰癰一決將來不可收拾恐未必如今日隨

聚暗散而撲滅若是之易也臣環歷江西遍觀十三郡之風虔南懸崖密箐峒賊據險阻以憑依蠡海巨浸狂瀾湖寇恃帆檣爲出沒兩地上下自昔患之然而兵戎星羅碁列譏察日謹月嚴控御自我令行禁止猶可杜意外之虞而絶濆池之㢘獨景鎭爲四方叢集之區益之以監舍生擾信州爲三省交界之地加之以採木妄傳今據廣信府申呈上永等縣流布妖言人心惶惑臣謂寧信其有毋信其無巳行各衙門加意防禦恐其不測之患視景鎭爲尤甚爲此兩地者實爲江西之隱憂發于今日則變速而小發于異日則變遲而大至于大變而其戡定之術更有難乎爲力者伏乞　皇上申飭

中使禁戢參隨恪遵法令勿肆咆哮俾正供得爲轉輸
閭閻可免騷動固西江之幸臣等之幸亦未必不爲中
使之幸矣再乞　勑下工部究償酌量虛實船運計議
安危採木查勘利害可省則省可罷則罷此今日弭變
之急務而江西千百年無疆之福　七月湖廣守備兼
管礦稅太監杜茂奏臣守備承天等處地方侍奉　陵
寢徵收莊湖子粒等項復于萬曆二十九年五月內
勑臣不妨原務兼提督廣省店租礦稅鑄錢等項但臣
所理者陳奉已敗之緒而臣所憂者瘡痍未起之民若
應處徵解事宜不早爲奏請明白不免蹈前人之故轍
何以裕　國利民而稱委任之重哉自陳奉不能體

德意額外苛求以致商賈罷市行旅罷途人人自危在
在思亂即承天爲　皇祖妥靈之地法紀森嚴亦敢揭
竿鼓譟而不畏臣之隱憂久矣今特遣兵部大臣前來
撫綏地方初定乘搆稍適人心始獲更生之幸而撫字
徵求勢難一時併舉此臣之所深慮者除一切應納銀
兩臣與撫官會議明妥設法徵採每年兩次解進以助
大工之用其武漢等一十三府二州原議包稅銀六萬
兩臣尚未知徵輸難易何如不敢懸議但查荆州襄陽
二府原不在額解之內俱係陳奉自行抽取以爲買辦
孝順貨物之用臣切思富有四海玉食萬方何者非其
所有令臣下借買辦孝順之故自取兩府稅銀收養亡

命之徒重徵叠取百計苛求且又塡給勘合濫差匪人無分省直到處尋覓而差人于中取利用一開十用十開百勢所必有又于所到處狐假虎威凌虐商人打詐良善魚肉之苦不可勝言地方安能保其無事也況其買辦之費不係出自正賦乃令內務減應得之稅臣下增孝順之名滋小民侵漁之利地方受騷擾之害揆之事體孰得孰失此輿情之所甚不服也臣若不改弦易轍革故鼎新是雖非陳奏其人而尤陳奏其事豈不負更易之　聖心乎臣于武漢等府應徵額稅銀兩外仍將荊襄二府屬與撫按解銀除臣置辦鞘杠及一應公費外將所解銀兩加添類進不必差遣一人收買一物

花費錢粮使怨歸于上利歸于衆務令衙門肅清撥充
屏絶則地方無打詐之害商民應惟正之供自然勸輸
之恐後矣又何有揭竿鼓譟之變哉乞念三楚凋殘之
衆查徵臣赤抱無私　乾剛獨斷俯准所請庶　國課
無虧下民益利而白叟黃童頌祝　聖壽無疆其餘未
盡事宜容臣會同撫按議處妥當再行奏請定奪施行
三十年二月儀真稅務太監暨祿奏稱原奏盧鳳淮
陽四府遺稅及沿江一帶船料共課一十二萬皆出揣
摩之數今地方旱澇閭閻蕭條商民盡苦乞以見徵定
額責成有司徵收類解奉　旨遺稅准照一萬二千兩
有司徵送暨祿收候船料照見進一萬一千五百兩同

原奏委官徵收数進　本年二月十六日有　旨開礦抽稅爲因　三殿兩宮未完帑藏空虚權宜採用今着傳　諭各處礦稅織造燒造俱着停止其南京供應機房係舊制幷蘇杭織造內官有　御用及婚禮袍服俱着照舊已採徵在官金銀等件幷織完緞疋燒完磁器還着原差內官押解進用如有奸惡截阻及驛遞應付遲慢者指名叅處鎮撫司及刑部干連前項人犯都着釋放官各還職建言諸臣都着復職行取科道俱着補用兵部尚書田樂戶部尚書陳渠俱着即出供職工部尚書楊一魁失塞黄河口衝我　祖陵着革職爲民次日司禮監太監田義又傳奉　聖旨開礦抽稅爲因

三殿　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其各處礦稅織造燒造等項俱照舊行俟　三殿落成爾等行戶部請旨停止恐爾等不知　旨意到卽與各撫按等知聞如有妄造謠言爾卽時指名叅奏重治不宥鎮撫司刑部人犯俱牢固監候　是年三月刑科給事中楊應文奏臣辦事該科見陝西稅監梁永本再四看詳竊痛徐斗牛不得其死如此而猶未悉其詳也又謂抗大賢慕橫無忌如此而猶未知其爲誰所使也及接陝西巡撫賈待問揭帖具言渭南知縣徐斗牛奉公體　國稅銀完解陡被積棍大賢謀充稅委仗梁永之勢假權稅之名帶令叅隨李良金張月杭白子等數十餘人抗違不

許擾民　明旨目稱　欽差大張旗幟勢焰喧嚇闖入
渭南縣堂餽以下程未厭也復索常例逼罵斗牛未已
也復鎖打胥吏收頭等而王興國趙應貴娼婦石小成
三命一時斃于箠楚之下彼斗牛始受其凌虐公堂而
不甘既被其殺死子民而不忍當日氣絕殞命通縣縉
紳生儒百姓不勝悲忿具呈正法則斗牛之死實由大
賢之逼所以令大賢恣暴厲殺縣官等四命則永使之
也是大賢罪在不赦而永亦難免主使之條矣茲奉
聖旨知道了奏內委官抗大賢致死知縣徐斗牛情由
果否虛實便着內官梁永會同撫按等官從公究問明
白奏請定奪不許偏執徇私該部院知道則斗牛之冤

皇上業已洞鑒臣等可容無言矣但詳永之疏不曰
委官殺人有罪而曰委官含冤已極則大賢之惡固永
所庇護永身犯主使之條則固與大賢同科並罪者也
烏可使有罪之人而任會問之責乎況于牛受　皇上
牧民之任職雖七品命實至重大賢一旦殺之則天下
之爲令者胡能一日安于民上而爲　皇上撫按元元
乎于牛經管稅銀俱已完解于法可幸無罪大賢又烏
得奉永之命而遽殺之也至如王與國趙應貴等三人
雖微賤乎皆　皇上之赤子也螻蟻三命祇供大賢之
一怒而人如草菅彼大賢與永信不可一日容于　聖
明之世矣伏望　皇上勑下彼處撫按將抗大賢等一

千人犯嚴行提究如律治罪梁永免今會問撤回京師聽候 明旨處分則巨惡懲而 朝廷之法紀以振沈冤雪而人心之忿恨以消三秦重地若安瀾矣 是年二月江西巡撫夏良心奏本年正月准督理江西礦稅燒造右少監潘相手本開該錦衣衛百戶王心潔奏浙江衢州府按界江福永豐浦城官山內產大木乞要採伐已經委官勘銅礦封禁山界連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中無大木續該騰驤衛百戶趙應璧爲奏產有大小相應開採該臣會同巡按御史方大美看得江浙閩三省之交有山二處一名雲霧一名銅塘先年因寇賊據險叛亂克平之後俱嚴封禁夫應璧所奏者雲霧今欲開

者銅塘 旨下所查者大木今所採者雜木數日之間差人絡繹民間騷動閭境驚惶府縣之申呈累牘士民之控告接踵咸謂銅塘一開禍機叵測與中使熟計而竟不入也在中使視彼爲利藪在臣等慮此爲難端但本山崇岩邃谷外嶢內夷素爲盜賊巢穴蓋自唐宋以來卽爲封禁其故姑無暇論 明興以來宣德正統間爲叛寇項三鄧茂七葉宗留王龍鄭祥四蒼大頭等哨聚不獨殺官兵荼生靈不可數計而叅政張英戰歿知縣鄧顒遇害正統十四年特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茂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相繼帥師征勦數年乃平轉餉征兵暴骸積骨難以縷述至嘉靖四十五年江西德

興浙江開化礦賊作亂刧掠直隸徽寧等處突入婺源縣燒燬縣治大掠而還其勢益熾于是科道諸臣請設總督及兵備等官將前山嚴加禁封揭立豐碑以示永久又增立廵司多兵防禦此可按籍而考也迄今三省地方人民獲安詎非封禁之明驗哉今一旦開山伐木恐有四方如鄧茂葉觀爨乘隙竄聚揭竿江省自此無寧日矣職復考形家書南條幹龍之脉起自岷山其一支自南而來度庾嶺從節武抵信州千里來龍羣峯起復結局于建康鍾山風藏氣聚　太祖高皇帝園陵在焉又聞形家言銅塘分水東流入浙西流入江中爲建康龍脉過接之處極宜蔭護不得損傷夫士庶之家一

丘一隴尚圖林木叢茂蔭護來龍　皇上爲　聖子神
孫建億萬年不拔之基詎可不爲　祖陵計聽彼開山
伐木俾龍脈单寒致有損傷乎由前而言恐爲地方開
盗窟貽禍患於無窮由後而言恐于　祖陵傷來龍關
利害爲甚大伏乞　勅下工部查議趙應璧所奏既稱
雲霧因何混及銅塘察先年封禁之由罷今日開採之
議庶三省人民獲安而留都基業永固矣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　終